

文字緣同骨肉深

南方壺

秋去秋來，轉眼廷斌先生離開人間已近一年。這一年，蘭屏將她對父親的思念，以一篇又一篇的“寄情書”來傳遞，並發表於“心在南方”網站上。透過寄情書，我們一直感受廷斌先生並未離我們而去。對蘭屏而言，她更是覺得父親一直就守護在她身旁，她仍可常向父親傾吐心事。至於欣屏，受了基督的恩召：

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見你的面
 ，得著滿足的快樂，

於今年四月在媽媽及姊姊的見證下，在信義會真理堂受洗。因著信，將來她可以進入更美的家鄉，與爸爸在一起。

這一年，蘭屏寫了不少文章。在中山大學圖書館發行的“書香訊息”電子報，她有一個“逍遙談”的專欄，談書、電影、戲劇等。四月底，她還得到中國時報主辦的“52把金鑰匙”徵文比賽優等獎。我一向相信遺傳與基因的，再好的環境，即使沒有相關的基因也是枉然。蘭屏寫作的的能力應是來自父母，她母親曾是中學國文老師，現已退休。廷斌先生生於戰亂，且半生與工程為伍，但蘭屏身上寫作的基因，卻很可能主要來自父親。

廷斌先生留下很多頗有意思的文章，有給女兒，也有針砭時事的。我手寫我口，由他的文章，可看出他有常帶感情的筆鋒，及條理分明的思慮，連抽煙他都可寫得理直氣壯。

心在南方

他這些人文方面的基因全部遺傳給兩個女兒，蘭屏大學先讀政治後轉法律，欣屏讀土地管理。而蘭屏更是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與數學及統計的工作。她的邏輯思考能力，應也泰半來自父親。

除了寫文章之外，廷斌先生還設立一網站，且擔任站長，做為親戚間聯繫的管道。由那一封封自他發出的 e-mail，可看出他對親戚們的關懷，及其風趣幽默。他的生活是多采多姿的，他會安排露營、聽音樂會等活動。愛屋及烏，他與夫人魏溜女士娘家融成一片，視娘家兒輩如己出。也難怪他那百歲岳父對他讚譽有加。中學時代我們大都曾讀過“XX家書”之類的文章。那些家書寫時很可能就準備流傳後世的，文以載道遠勝過溫馨親情。但廷斌先生的 e-mail，每一封可都是實實在在的家書，因此裡面充滿著真性情。那段三合一選舉被他唸政治系的女兒想成三合一咖啡，就頗令人回之有味。

由廷斌先生的文章及 e-mail 中，還可看出他具有頑強的生命力，積極的面對及對抗病魔。此一特性也傳給蘭屏與欣屏。記載他們一家共同戰勝死神的字句，讓人讀了為之動容。尤其是“腳踏陰陽界”一文中，欣屏將爸爸哭回的那段，只能解釋成連上天都被感動了。最後廷斌先生體會到兩個女兒能堅強地承擔他的遠行，於是放心的走了。我清晰記得去年 9 月 21 日晚上接到蘭屏哽咽的電話，兩天後在辦公室見到她時，她已能開始處理公務，並有條不紊地告訴我將如何進行父親的後事。在姊妹二人的攜手下，追思禮拜的細緻與別開生面，參加者應都留下深刻印象。

去年十二月起，蘭屏開始學鋼琴，今年六月，更買了一台全新鋼琴。我跟她說除了職業音樂家外，應少有人替自己買鋼琴。一般多半是孩童時代，望女成鳳的父母斥資買琴，送女兒學琴，結局卻如底下故事般：

有一出嫁的女兒回娘家，看到塵封已久的鋼琴，忍不住彈了起來，她父親在一旁聽啊聽，不禁流下淚來。女兒自覺彈得荒腔走板，很不好意思的問父親為何如此感動？父親說“我的心血都白費了！”

驚喜於蘭屏只花半年，便彈得有模有樣，我那遺傳與基因的想法又浮現。問她“你媽媽會不會彈琴？”她答以“不會。”看來廷斌先生應也具有未曾發揮之相當程度的音樂素養。相信他不但會對在女兒身上的心血沒有白費感到欣慰，也會對女兒能將他留給他們的諸多良好基因，陸續呈現出來，有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滿足感。讓父母覺得自己青出於藍，應是為人子女最大的孝順吧！

蘭屏及欣屏姊妹，整理廷斌先生留下來的文字，以及一些相關的文章，集結成冊，做為廷斌先生逝世一週年的紀念。我們常說往者已矣，來者猶可追，勸人忘記過去。但父親對蘭屏與欣屏而言，是不曾離去的。感懷那些多年來，一直協助她們家的親友，她們謹以這本紀念集，表達一些心意。也讓大家透過這些文字，能更貼近廷斌先生。當我們翻閱這本紀念集，那位堅強的鬥士，將栩栩如生的告訴我們，回頭下望人寰處的種種趣事。

相信廷斌先生在雲端之上，會很高興兩位心愛的女兒，

心在南方

以父之名，替他完成這個樂章。(93.11.08)